

文／永和教會 蔡淑姬

# 全能的大醫生！ 醫治我的急性白喉

若不是神的大能，我可能會是一個啞巴，  
所以大家若聽到我唱詩，請將一切榮耀讚美歸給天上偉大的真神！

信仰

專欄

蒙恩見證



我的爸爸是蔡牧夫，在我十個月大時（1952年9月1日）獻身當傳道。以前教會傳道者少，交通又不發達，因此每隔兩、三個月，爸爸才能返家一趟。記得每次爸爸要再離家時，我都跟他說：「爸爸再回來玩！」每當得知爸爸要回來時，全家人莫不欣喜若狂，尤其爸爸最疼愛我這個么女，每次返家都會像說故事般的，告訴我他在外頭工作的情形，更常抱我坐在他的大腿上，彈琴給我聽，還騎腳踏車載我去兜風；所以每次聽到爸爸要回來了，我就會一大早跑到大門口去等待。

就在我七歲那年，有一天爸爸從東部佈道會結束後，興沖沖的向林從道長老借了一部幻燈機，要帶回家來播放幻燈片給我們看。四十多年前的台灣還沒有電視，所以有幻燈片可看是一個大消息。爸爸心想這次返家，小女兒不知會有多開心，一定又在門口迎接他的歸來，哪知這次竟讓他失望了，因我生病了，喉嚨痛、發燒，躺在床上，無法下床。

當晚，全家便在我的房間播放幻燈片一起欣賞，沒想到第二天一早，我的病情惡化，連水都嚥不下，祖母趕緊叫爸爸帶我去看醫生。當時因為家境貧寒不敢上醫院，離家約四、五公里遠的「劉竹仔腳」，有一位專門看喉科的劉先生（是現今所謂的密醫）。爸爸準備用腳踏車載我去，誰知我全身軟綿綿的無法站立、呼吸困難，爸爸只好背著我走了四、五公里遠的路，去找那位劉醫生。

那位醫生一看到我，馬上告訴爸爸說，我是得了急性白喉，又因為延誤就醫，打開喉嚨一看，已被白喉菌整個包圍住，只剩一絲氣息（近五十年前，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傳染病，死亡率極高）。醫生要爸爸趕緊送我到大醫院去開刀，看是否還來得及。

於是爸爸又背著我坐公路局的車到嘉義耳鼻喉科去急救，連續打了七針後，醫生說必須要馬上開刀，否則氣管會阻塞而死，但就算開刀也無痊癒的把握。在徬徨無助時，爸爸想到雖然世上的醫生無法醫治我的病，但我們有一位全能的大醫生——主耶穌，在祂無所不能，所以決心靠主，當下毅然決然地幫我辦理出院，把我帶到嘉義教會，請教會的弟兄姊妹幫助代禱。

當晚，爸爸為了我的病，跪在講台前徹夜流淚禱告。主是慈愛又滿有憐憫的神，祂垂聽了爸爸的禱告，拭去爸爸的眼淚，讓病危中的我突然想咳嗽，就咳出了兩團黃黃且帶著血絲如拇指般大小的痰，頓時我的呼吸

就通暢了。就這樣，神親手醫治了我的急性白喉。

當時，根據醫生的經驗，像我這麼嚴重的病情是必死無疑的，若沒死也會變成啞巴，情況再好一點的，聲音也是沙啞的，因白喉菌已傷害到我的聲帶。但我的聲音卻是完好的，沒有一點沙啞，且能夠高聲唱詩讚美神，參加教會詩班。

更奇妙的事還在後頭，就在2002年9月17日永和教會的秋季詩歌佈道會上，永和詩班要上台獻詩時，突然發覺我的嗓子不對，唱不出聲音來，之後就陸續出現一些毛病，像是每天早上五點多，左半邊就會偏頭痛而痛醒，鼻子也不通，整個喉嚨變得非常不舒服，很難出聲講話。我以為是聲帶長繭，永和教會一位張文惠姊妹便介紹我去一家盧耳鼻喉科，有儀器可以檢查聲帶的問題。

前去診斷之後，醫生為了慎重起見，又建議我轉診到臺大醫院耳鼻喉科的蕭醫師。在臺大醫院裡，蕭醫生用內視鏡照相檢查後告訴我，我的聲帶沒有長繭，是先天性萎縮，講話時聲帶無法閉合，所以我的聲音一向都是沙啞的。

醫生說的這句話，讓我內心相當震撼！藉由現代的科技，讓我再次發現真神的大能，因為在此之前，我一直以為在神醫治了我的急性白喉後，我是一副完美沒有受損的聲帶，沒想到在檢查後，卻發現是一副已經被破壞掉的聲帶。原來至今還能發出美好的



嗓音，是不完美中的最完美！藉由這次的發病檢查，讓我更加感恩。

後來我問醫生有沒有辦法讓我恢復聲音，醫生告訴我有一個方法，就是抽取我大腿或肚皮的脂肪去修補，但大約二年後，可能會因自體吸收又再度萎縮失聲。

無法出聲的日子實在很痛苦，完全能體會「啞巴吃黃蓮」的意思了，所以很想去動手術，以後若復發就再說吧！但先生卻告訴我：「妳動手術是沒有用的，因為妳的聲音是神給妳的，再向神求就好了！」然而當時我卻聽不進去。

一直到11月24日下午安息日聚會後，教會有教唱新讚美詩的安排，因為我很喜歡唱詩，卻只能用聽的不能唱，連女兒叫我用低八度的音唱，我也唱不出來，真是痛苦且沮喪到極點。當下就轉變態度，在禱告時虛心向神求聲音，很奇妙的，第二天我就可以發出聲音來，也能唱詩，雖然沒有一下子就完全恢復，但已讓我對神充滿了信心與感恩。

如今，我的聲音可以說是完全恢復了。若不是神的大能，我可能會是一個啞巴，所以大家若聽到我唱詩，請將一切榮耀讚美歸給天上偉大的真神，阿們。

